亦不至餓死惜帝不能遠法人也

遺詔短喪

或問胡氏云經喪之詔謂吏民也景帝自短三年之制是薄於君父自景帝始其論正矣漢之群臣於其親不行三年之服豈亦文帝為之歟曰翟方進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薛宣為丞相其弟脩持母服宣謂三年服少能行兄弟相駮是漢相不行三年之制也哀帝詔大臣得行三年喪董賢上書奏孝文定約禮之制光武絕告寧之典宜復建武故事陳忠上疏謂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敦厚之義建武初大臣不得告寧羣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官曠不便忠奏遂寢是大臣之服正於高祖變於文帝建武又絕之安帝復行而又廢也安帝紀元初三年初聽大臣二千石剌史行三年喪建光元年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服三年喪桓帝永興二年初聽剌史二千石行三年服永壽二年初聽中官得行三年服是剌史二千石下及中官皆不行三年之制也因文帝之過歟或曰應劭注文帝紀謂三十六日釋服景帝之過歟命廢天下之通喪此非

此以日易月也顏師古曰文帝自率己意創而爲之非有取於周禮何爲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禪又無七月也應氏失之其說孰是曰劉貢父以崔方進傳三十六日爲證則應氏不誤矣又攷唐開元禮爲君斬衰三年漢文帝權制三十六日我太宗遺詔亦三十六日群臣不忍既葬而除略盡四月高宗如漢故事玄宗始變天子喪爲二十七月然則三十六日之制始於漢文帝二十七月之制始於唐玄宗可以證應氏之說辨顏氏之誤王元感請論三年之喪三十有六月議詆諸儒張柬之破其說而元感論遂廢然漢以三十六日易月亦有是說矣若人君之禮諸儒之議茲不偏舉

以德化民

或問文帝以德化民有迹可言歟曰蘇氏謂紀無可書之事然非無可書也敘傳所述曰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帥下以德又曰我德如風民應如中帝之躬行本於寬仁恭儉玄默清靜風行俗成庶幾於勝殘去殺以帝之天資能興三代之禮樂復三代之制度則教化洽而王道成矣惜其有富庶之效未

文帝亦云

通鑑答問卷第三

知聖王所以教民者也農不供貢皐不收孥宮不新館陵不崇墓四者皆帝之盛德其大者不輕於用兵也太史公律書載且無議軍之詔繼以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又曰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邪通鑑雖不書而以德化民之實於此可見矣刑以不殺爲能兵以不用爲功財以不聚爲富人以不作聰明爲賢此蘇氏稱宋之仁也愚於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玉海巻1-151, 156-204附刻13種』　請求記号 032.2-0144g2　ガラス使用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漢景帝

周仁爲郎中令張歐爲廷尉鼂錯爲內史或問錯仁歐三人皆東宮舊僚景帝初政毋乃宜及私昵乎曰賈生論輔翼太子懇懇於端士正人其言趙高之傳胡亥至深至切文帝以規爲瑱罔聞于行景帝在東宮其家令則學申商之鼂錯也其舍人則以醫見之周仁也張歐以功臣子侍太子亦治刑名者也文帝寬仁清靜而法家之異端醫術之末技乃

得與於輔翼之選亦異乎求哲人以輔後嗣矣景帝
天資刻薄錯又以刻薄佐之遂激七國之變嘗觀擊
七國之詔曰深入多殺爲功可見帝之心術豈非錯
以削刻得幸習與性成歟錯之戮也廷尉歐劾奏父
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論如法錯雖以削地起戎不
至于參夷之誅歐之折獄果于殺如此猶得以長者
名史稱其爲吏未嘗言按人非虛美歟錯歐皆刑名
之學進爲公卿資適逢世如火益熱斲忠厚之脉者
二人也帝以舊僚私之不得不追咎文帝詒謀之失
周仁爲九卿入卧內雖於人無所毀不過佞幸之臣

何足算也班固以文景擬成康昔者成王之教康王
師傅則召公畢公也將習則呂伋王孫牟寢父禽父
熊繹也其有錯仁歐之流乎文帝能從賈生之言崇
愷悌去慘刻嚮詩書黜方技則成康之治豈其遠而

梁孝王入則同輦出則同車

或問兄弟天倫也景帝於梁王始親終疏何其異歟
曰天叙有典君臣有義長幼有叙聖人制禮爲子有
適庶之辨爲臣有尊卑之分恩與禮並行而不相悖
常棣之雅所爲作也春秋書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僖
公私其同母寵愛異於它弟施及其子猶與適等聖

人書弟以示貶又書秦伯之弟鍼出奔晉鍼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寵愛而不差以禮是禍之也始於厚而非禮終於薄而失恩則角弓葛藟之刺興矣景帝於梁王寵愛之過亦齊年秦鍼之比本大末小是以能固而王四十餘城富如布帛之有幅爲之制度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車服之等以命爲節而乘輿駟馬迎於闕下堂陛之嚴別嫌明微而入則同輦出則同車傳位之言甚於翦桐之戲刺盎之謀幾於叔段之惡納於邪而僻生縱其驕而啖成獄辭之焚斧質之謝吁其晚矣仁人明乎天理篤友恭之義絶偏係之私宜兄宜弟可以教國人此帝王正人倫之法也景帝河足以知之

七國反

或問太史公曰孝景不復憂異姓而鼂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誅諸侯太盛而錯爲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自昔論七國者未有若太史公之簡而明也然則謂諸侯大盛何歟曰易始乾坤次以屯曰利建侯其彖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言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宜建侯以治之而未可遽謂安寧

也古者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國止於百里周公之子封魯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此百里之賦明堂位謂封七百里非也漢懲秦孤立封王子弟大啓九國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雖有犬牙盤石之固亦有指大如股之憂此諸侯大盛疆土踰制自高帝失之或曰謂鼂錯爲之不以漸何歟曰賈生謂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割地定制使其子孫以次受之一寸之地天子無所利焉此策若行諸侯不削而自弱鼂錯不深思熟慮驟削其地諸侯圖視而起未能銷天下之患適以激天下

之變吳濞包藏逆謀久矣未有名以舉事也一旦削楚趙膠西三國吳亦將見削於是託誅錯之名起西嚮之師夫諸侯尾大輔車相依豈無經遠之謀遽爲欲速之計此錯所以誤國而滅身也鼂能紓徐歲月相時而動用賈生衆建之策上不失睦族之義下亦無少恩之怨爲之有漸何名以與天子抗衡哉賈生之言不行於文帝之時主父偃因以說武帝下推恩之令而侯國自析故轉安爲危者錯也轉危爲安者偃也謀國其可輕銳乎然而諸侯之弱漢之利也亦漢之憂也支葉彫零本根不芘權歸于外戚祚移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玉海巻1-151,156-204附刻13種』　請求記号 032.2-0144g2　ガラス使用

賊莽以同姓之勢徵也噫周不懲管蔡而晉衛之屏翰益隆漢因懲七國而骨肉之疏遠益甚觀中山之對誦劉向之書此詩所謂無獨斯畏者歟

上欲廢栗太子周亞夫固爭不得

或曰太子榮之廢周亞夫爲太尉時也其知大臣之職業歟曰三公職無不統況儲貳之重乎皇父卿士與褒姒比而太子宜咎廢里克與驪姬比而太子申生斃向戌與寺人伊戾比而太子痤死大臣逢君之惡罪莫大焉漢高帝欲廢太子諫者張良叔孫通而蕭相國默無一言於是失職矣條侯本兵柄而力爭東宮之廢言雖不用其後以是免相夫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榮以無罪黜條侯固爭之善矣榮下吏而死條侯不能諫又三年而後謝病不亦晚乎不彊諫以全太子不蚤退以全其身君子不無遺憾也景帝徇人欲而滅天理刑名深刻之習自后太子至條侯皆不得免彝倫泯亂焉得爲賢君哉輔相得人則父子相保唐玄宗有張九齡德宗有李泌是也輔相非人則天性爲讎隋之楊素唐之李林甫是也吁條侯雖失不可則止之義亦異乎患失苟容者矣

郅都寧成爲中尉

或曰太史公酷吏傳謂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寧成之屬高后之侯封不足論孝景酷吏自錯始而郅寧次之文帝時無有也吏之寬猛其視上之好惡歟曰上好仁則吏良上好刑則吏酷從上所好而已孝景以忌刻之資輔以鼂錯張畋之刑名錯爲御史大夫郅都寧成爲中尉公卿羣吏之表也安得不胥傚而爲嚴酷乎當時漢廷無儒者博士唯董仲舒輅固而下帷講誦不得以經術沃帝心與黃生爭論湯武亦無補於君德帝所習

者法術所尚者慘刻變篤厚之風爲苛切之政古法公族有罪猶不加刑臨江王死而父子之恩絶則郅都之爲也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況能撫民以寬乎周家忠厚内睦九族恩及行葦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也寧成進用而宗室人人惴恐此商鞅之法秦所以亡而可襲其跡乎文景之治猶玉與礫故太史公於景紀不載詔命文中子不以列於七制厥有指哉

武帝

董仲舒對曰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

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

或問太學庠序之制曰太學者學記所云國有學也庠序者學記所云黨有庠遂有序也漢志謂里有序鄉有庠里在六遂之內黨在六鄉之內其義一也古者天子諸侯有君師之職公卿有師保之義里居有父師少師之教所教則五常五典也所學則六德六行五禮六樂五射五馭六書九數也士脩於家自塾而升於鄉自鄉而升於國自國而達於天子養之有素進之有漸士出於耘耔之農而工商不與故其習純八歲入小學教之以少儀內則事親敬長之節十

五而後入大學故其行篤自周道衰彼介彼止甫田恩古矣在城闕兮子衿刺亂矣魯之泮宮鄭之鄉校衛之敬教勸學晉之士競於教僅見於王制慶缺之餘至于戰國游說之士馳騖於諸侯轉秦而漢士之散於田橫陳豨之客游於吳梁楚者亦無以收之顛川洛陽二賈生言太學五學罔聞于行教化之為大務非仲舒其誰發之或曰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以禮五常之道惟及三者何歟曰學者學為仁誼禮也是謂天下之廣居正位大道若智則知乎此也信則信乎此也人而不仁不義無禮矣其本心違禽獸

不遠矣教之以仁則孝悌慈祥而民興於仁教之以
誼則行已有耻而民興於誼教之以禮則倫紀正品
節明而民興於禮秦俗之壞至漢未改刑名慘刻刀
筆苛察而不仁殉利苟得寡廉鮮耻而忘誼急父讐
母冒上亡等而悖禮化民由學學必有師建學立師
所以正人心變風俗也武帝雖因仲舒之對興學校
之官然而皇建有極是尊是訓以盡君師之職帝未
之知也儻能以仲舒為三公俾之師保萬民用申公
轅固為太常以明師道於朝廷則四方風動化行俗
美漢其三代矣惜也帝不用仲舒之真儒而勸學之
議乃發於公孫弘帝之好儒其葉公之好龍歟意仲
舒言仁誼禮以教民也今之士豈不若古之民哉揚
子曰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
與利荀子曰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
禮謂之有方之士為士者可不思所以自別於凡民
哉

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
者請皆罷

或問衛綰以戲車進為相無可言著乃能奏罷異端
之言何歟曰異端邪說之害深矣秦以苛刻亡六國

以談說立漢興鼂錯張敺以刑名為公卿則申韓之餘波猶橫添也謝通宋建曹丘生馳辯抵巇則蘇張之利口猶肆行也董仲舒對策明秦秋一統之義以為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於是武帝卓然罷黜百家丞相因上此奏非衛綰能為是言也雖然帝之罷黜百家名然而實否張湯杜周深文次骨申韓之言未嘗不行也邊通學短長為長史主父偃學從橫為齊相而巫蠱之禍成于江充蘇張之言未嘗不用也若以所舉賢良言之莊助擢為中大夫莫後賜書曰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橫

助亦蘇秦之學也仲舒之醇儒與助並進而諸侯相之疏遠不若中朝臣之親近舍秋實而取春華棄莊士而邇憸人故曰罷黜百家名也非實也

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

或問伐閩越救東甌太尉田蚡以為不可中大夫莊助詰之近臣之詰三公自此始然則蚡之言非歟曰帝於此舉有三失焉初即位而輕大臣一失也舍外廷之謀用近臣之議二失也始銳於用兵終至於黷武三失也臣作股肱予違汝弼亥職有闕山甫補之景帝於丞相亞夫乃曰丞相議不可用武帝習聞其

事太尉蚡一言不合意遽曰太尉不足與計書云畏相中庸曰敬大臣帝即位之三載年未二十而待三公如此爲大臣者阿意順指而已竊位苟容而已孰敢格非閉邪以道事君哉此帝之失一也古者宮正宮伯統于冢宰僕御庶貳統于司馬內外之體一也文帝時丞相嘉得以折辱大中大夫鄧通相權猶重也武帝始以左右親信之臣與大臣辯論而大臣數詘蓋自莊助之詰太尉蚡始其後公孫弘諫築朔方而中大夫買臣難之弘又奏禁弓弩而侍中壽王難之迨至東都不任三公事歸臺閣大臣充位有自來矣此帝之失二也甲胄起戎說命有訓佳兵不祥老氏所戒文帝初政詔無議軍仁之至也帝始初清明不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薄海遐陬欲武震而懾威之一節發兵東甌內徙偏師策勳而擯然有征伐四夷之志日尋干戈生民彫耗始於是役使無末年之悔漢其殆哉此帝之失三也是故不敬大臣而與小臣謀不脩其德而勤民于遠人君之深戒也

上始爲微行

或問人君之微行始於武帝歟曰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以白龍魚服有豫且之患趙武靈王詐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玉海巻1-151, 156-204附刻13種』　請求記号 032.2-0144g2　ガラス使用

使者入秦欲自畧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吳趙皆列國之君然吳有從諫之善不敢縱逸也趙有畧地之謀非爲淫樂也若貴爲天子内有三朝五門之嚴外有千乘萬騎之衛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所以尊帝王之威肅臣民之瞻也武帝以尚書爲樸學弗監無逸之訓棄萬乘之貴從匹夫之游入南山而鄠杜令欲執之至柏谷而逆旅人將攻之高文景之丕業視之如弁髦土梗一日眺樂危亡之幾間不容髮幸而獲免亦曰殆哉昭令德以示子孫猶荒墜嚴緒成帝擬身晨夜與群小相隨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蓋自武帝啓之君猶天也所履者天位所治者天職所臨者天民春秋書天王之名爲萬世法武帝弗克若天迷而能復能克保身豈所以詒厥孫謀哉

起上林苑

或問高帝時蕭何以上林中多空地請令民得入田文帝登虎圈問上林尉諸禽獸簿親御鞍馬驅射上林然則上林秦之舊與曰若秦之長安志秦舊苑也武帝始廣開之西都賦謂緣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

繕三十六所漢舊儀謂廣長三百里離宮七十所容千乘萬騎關中記謂苑門十二中有苑三十六宮十二觀二十五則規制之閎侈可見矣昔者文王靈囿與民偕樂文帝苑囿無所增益天下稱仁焉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夏商所以亂亡也帝不務廣德惟苑是崇取膏腴之地而奪農穡之業縱游敖之樂而忘銜槩之危天生民立之君所以養民豈使之冒于原獸肆于民上帝於是矣君道矣蹈夏商之覆轍而欲慕唐虞之盛治不亦為秦昔葦也司馬相如諷一勸百其能如衍招之詩以捄非心乎

置五經博士

或問武帝表章六經憲章六學而博士唯置五經何也曰樂經已亡其存者易書詩禮春秋而已儒林傳曰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母生於趙則董仲舒其為博士者孝文時申公韓嬰以詩孝景時轅固以詩胡母生董仲舒以春秋其未置博士者易書禮也武帝所立楊何之易歐陽生之書后倉之禮也宣元之後易有施孟梁丘京氏書有大小夏侯禮有大小戴春

秋有穀梁平帝又立古文尚書毛詩逸禮左氏春秋至于建武凡博士十四人易四書詩皆三禮二春秋二有公羊之嚴顏而無穀梁此五經博士之大畧也古者詩書禮樂以造士洎四立教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制氏竇公之所傳不立於學官河間獻王之所集不施於朝廷王禹之說既微平當之議竟寢聖王所以移風易俗者蕩滅廢壞元始四年嘗立樂經其書不傳樂記十一篇合為一篇見于小戴記而十二篇名存書亡六經遂缺其一雖然樂者人心之和不以書傳也周存六代之樂漢世唯有虞韶周武此夫子所謂善美之音而不使學者講肄古樂寥寥無聞斯可歎已帝策賢良謂虞韶周勺鐘鼓筦弦之聲未衰吁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帝未知樂之本也

田蚡為丞相或曰穰侯顓秦國諸呂危劉氏厥監不遠武帝相竇嬰又相田蚡豈右賢左戚之誼歟曰古之輔相疇咨而命選衆而舉野耕巖築疏而賢者不遺也周左召右親而賢者不廢也惟其公而已然真賢碩德固無間於親疏私昵偏恩多加厚於戚黨昔在周宣申伯以元舅褒賞厥後猶以申侯致禍況置相非其人者

乎此十月之交所以譏皇父也實廣國有賢行孝文不私以為相為子孫萬世之法其慮遠矣孝景謂實嬰沾沾自喜難以為相持重武帝改文景之家法而相嬰已非至公之選田蚡之驕侈不遜嬰遠甚其可以儀刑百揆乎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帝曰吾亦欲除吏請考土地益宅帝曰何不遂取武庫假之以權而折之以言失馭臣之道矣詩曰秉心宣猶考謹其相不謹於選用之初而制於驕溢之末不亦晚乎嬰既以灌夫誅蚡陰懷邪謀受淮南之賂幸免于戮相亦罔終咎將誰執嘗謂新莽之移漢祚原於武帝之相嬰蚡外戚擅威福之柄未或不亡竇憲之專梁冀之弒何進之亂東都以是終焉馬晉之亡以賈謐後周之亡以楊堅唐幾亡於楊國忠後梁亡於趙張石晉亡於馮玉覆車相尋如出一轍吁漢文之不私廣國明矣哉

初令郡國舉孝廉

或問周鄉大夫興賢者即漢之舉孝廉歟曰古者使民興賢出長于鄉間月書之族時書之黨歲攷鄉三年而賓興察之詳而論之公士自脩於家而民自爲鄉謀故選舉實而風俗厚其宋仕者六行

監生黃志通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玉海巻1-151, 156-204附刻13種』　請求記号 032.2-0144g2　ガラス使用

以孝爲先其已仕者六計以廉爲本漢制其放諸此乎孝悌之舉始於惠帝四年孝悌廉吏之賜帛見於文之十二年馮唐以孝著爲郎由此選也武帝元光之舉孝廉自董仲舒發之元朔之議不舉孝爲不敬不察廉爲不勝任則孝廉有輕重之別矣若王吉路溫舒蓋寬饒師丹龔勝鮑宣劉輔等俱以是進得人之盛卓然可紀迨至東都計口而舉有丁鴻之請限年而試有左雄之奏其失也濟陰太守十餘人坐繆舉河南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者宿見棄眞僞不明此人弊非法弊也魏始除限年之制自晉至隋孝廉與秀才皆策試唐貞觀十八年諸州孝廉問以皇王政術太子問以孝經並不能荅由是遂廢廣德元年楊綰請復古孝廉詔與明經進士兼行及建中元年而罷取士不考德行而一以文辭視兩漢猶不逮其能繼成周賓興之美乎夫爲子必孝爲士必廉秉彝之良心守身之大節一日不可渝也非曰割股廬墓敝車羸馬求是名以徼利涖也古之人事親如事天畏清議如畏天躬曾閔之行厲夷齊之操非曰待舉而後勸也在漢之世公論嚴於鄉黨風化行於郡國李陵隤家聲隴西士大夫以爲愧資於事父以事君東

郡門卒能言之陳湯句貸無節不爲州里所稱高陵令以十金法重自解印綬不孝不廉之人豈見容於時哉萬石君家之孝楚兩龔之潔三代遺風藹如也世衰道微南陔廢而孝友缺白華廢而廉耻缺是不若烏之反哺豺之祭先騶虞之不殺窮脂之不穀人有愧於物矣噫今其不古乎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

河決濮陽瓠子

或問禹功萬世永賴太史公謂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何也曰河患自戰國始而禹功廢矣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蓋已失其故道大事記云威烈王十三年晉河岸崩壅龍門至于底柱春秋後河患見史傳始於此賈讓曰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此孟子所謂以鄰國爲壑也王橫曰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噫微禹吾其魚乎秦灌大梁以魚其民禍不止於一時而河流潰溢遂爲無窮之患重以決通隄防簒壞禹迹甚矣其不仁也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其後四十餘年又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淮泗後二十餘歲始塞天子沈璧群臣負薪宣房之歌至今悲之自孝文至成帝河之決者七歐陽子

有言治水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雖大禹不過此程子謂唐土德少河患本朝火德多水災豈亦繫於天運歟

張湯趙禹定律令

或問張湯趙禹所定律令亦可攷其科條歟曰古者刑期于無刑天討有罪非人也文王罔敢知非君也以欽恤之心行簡寬之法縣於象魏讀於州黨族閭日星之著明江河之易避也鄭鑄刑書叔向譏之晉鑄鼎仲尼非之竹刑作于鄧析而法益繁矣魏李悝著法經六篇商鞅受之以相秦漢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三篇合爲九篇叔孫通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爲六十篇此秦漢律之大畧也商鞅有不告姦之罰蕭何因以爲見知之條張湯趙禹又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禁罔寖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郡國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爲市杜周謂前王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蓋酷吏不師古始峻文深憲罔民而納之死秋荼凝脂之慘去秦無幾矣高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蕭何爲

法講若畫一孝文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選張釋之爲廷尉罪疑者予民武帝不惟舊典時式始以佳兵繼以聚斂又繼以嚴刑取高文之法紛更之張湯屬刀筆之辭戕忠厚之脉聚斂嚴刑兼而有之小大之至不仁者也顏異微反脣而論以腹誹秦法無是也自昔好殺人者必及其身商鞅張湯可以監矣書曰乃變亂先王之正刑其武帝之謂乎

公孫弘對策

或問公孫弘學春秋言七十餘對策高第不能守經據古引君當道乃曲學阿世以取爵位年進而德退何其繆歟曰在易艮之上九敦艮之吉以厚終也節或嘿於晚守或失於終艮止之至善篤厚於終而已君子於老戒之在得旣得之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公孫弘始也不合意而免歸再以賢良召辭謝不能固推而後出似非嗜進無恥者及待詔金馬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蓋以戒得之年懷患失之意變其初節諭合苟從春秋之學所以明王道辨是非也弘不能勝利欲之心舍所學以求詭遇之獲宰相封侯人以爲榮識者則曰儒之辱也太史公自序云公孫弘以儒顯其意微矣以道得民

之謂儒特立獨行之謂儒自周公以大儒相天下孔孟道不得行漢興至六世弘始以儒得相儒之遇世如此其難也功烈如彼其卑也非儒之辱乎正詘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若董子可以爲儒矣而武帝不能用弘不能容也儒林傳云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天下學士靡然嚮風夫弘以佞諛致斯位猶翕音之登天稱稗之有秋而學者爲之風動明經志靑紫稽古於車馬慕人爵之勢榮忘天爵之良貴弘實啓之平準書又云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太史公於弘之爲相屢書不一書深歎夫儒效不白於天下而文姦飾詐者爲經術之羞也是時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進褒褒諤諤詭入朝見疾帝棄之如遺噫守儒之名流芳不朽曲學之罪播惡無窮一時之用舍豈能掩百世之榮辱哉

徐樂上書曰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所以爲資也

或曰秦以民困下怨而亡俗之亂何與焉曰風俗國之元氣也國之存亡在風俗之嫩惡聖王之治天下本俗以安之禮俗以成之修其教不易其俗一道德

以同俗其移風易俗以樂其化民成俗以學修其孝悌忠信維以禮義廉耻士有常心民有定志殷之衰也遺俗猶存周之季也懷其舊俗此保國長世之本也秦自商鞅遺禮義棄仁恩別父子之居重告訐之賞民俗日壞見利忘義幾同於禽獸至呂政而法令益苛詩書盡廢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秦之謂也大澤一呼豪傑響應綱常掃地淪胥以亡於是漢祖起焉編素之師近於仁義過魯之祠庶幾禮樂丁公之戮使不忠者懲蠻布之赦使懷忠者勸迨及文景風流篤厚黎民醇厚七國之亂人心不搖無土崩之憂風俗知義之效也嚴安亦少知治體者歟政亂於上俗清於下東都之祚猶恃以少延舍風俗而言政事不可謂善治是以居賢德善俗謂之君子同乎流俗謂之鄉愿可不謹哉

主父偃爲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

或曰武帝英明之君而賂遺行於近臣何歟曰苟卿有言義勝利者爲治世利克義者爲亂世無總于貨寶惟貨其吉盤庚遷殷周之衰乎秦以金間六國漢以金間楚濁俗漸染恬不知怪文帝號

爲清謙張武受金而加賞賜則舊臣可嗤矣絳侯千金而書牘背則獄吏可賺矣剛武帝之多欲其能洗貪汙之風乎王恢行千金於匈奴是貨賂流於宰相也衛青奉五百金爲王夫人親壽是貨賂達於宮掖也相者民之表家者國之本而利充義焉此主父偃所以奢利而無所忌也偃爲齊相趙王告其受諸侯金由是赤其族象有齒而焚身其偃之謂乎張芸叟曰渭南縣有田夫得宿藏於土中金銀皆刻主父字偃以金敗今乃知偃之死非謬也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當偃之死于今久矣徒觀其事而不見其述乃暴於數千年之後今之人期於無人之境抆於夜半之時欲人之不我知眞愚也哉斯事可以爲千載之鑒故錄而識之

諸侯推恩封弟子　城朔方　徙豪桀茂陵

或問分諸侯邑封子弟築朔方之城徙郡國豪桀於茂陵三者皆主父偃之謀亦便於漢否歟曰偃從橫者流料事情識權變而未知天下之長慮也帝王之有天下不恃法以爲治不恃險以爲固不泄邇而忘遠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不曰枝葉彫落根幹孤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玉海巻1-151, 156-204附刻13種』　請求記号 032.2-0144g2　ガラス使用

也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不曰城池高深疆宇廣闊
也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不曰重內輕外移民銷患
也武帝用偃之策封諸王子弟爲列侯藩國分析無
尾大之勢可爲漢之利然諸侯貧者或乘牛車本末
俱弱以成新都之篡其害大矣取河南地逐匈奴因
河爲城有障塞之固可爲漢之利然轉漕遠而民勞
府庫虛而國匱其害深矣并兼亂衆之民遷于陵邑
游俠之雄如郭解不免於徙亦可爲漢之利然五方
雜錯風俗不純犯義侵禮不在外而在內其害亦不
小矣從橫之計有得必有失有利必有害武帝即位

之初黜蘇秦張儀之言今乃聽從橫之辯以謀國事
若汲長孺董仲舒不見庸也道義難合功利易售淮
南衡山之誅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則張湯之爲
也公孫弘諫築朔方發十策難之弘不得一則朱買
臣之爲也偃亦湯買臣之流雖建議有一時之利亦
奚取焉至於齊楚大族之徙關中始於劉敬非偃始
爲此謀也噫竊漢鬥者在外戚不在同姓基漢禍者
在女戎不在匈奴黨賊誨盜者在姦臣不在姦民此
豈智計之士所能預防哉

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侯

或曰丞相封侯自公孫弘始歟曰孝文後二年申屠嘉爲丞相封故安侯非始于弘也曰弘始以儒者得相其後爲相者皆以儒歟曰弘之後李蔡莊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皆非儒也劉屈氂以宗室繼以田千秋亦非儒也終帝之世儒相惟弘一人其後相克有終者弘慶千秋三人而已帝非不知正人可以重廊廟有德可以尊朝廷也好臣所教苟用易制有順無救不拯其隨若弘可謂具臣矣秦誓曰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其弘之謂乎薦董仲舒相膠西請徙汲黯爲右內史欲納之必死之地幸姦謀之不售否則李林甫盧杞與弘為三矣史稱弘起客館開東閤延賢人與參謀議而排擯二賢若此其所謂賢者誰乎帝之崇儒未嘗知儒弘之禮賢未嘗知賢上有好名之君下有釣名之臣不獨弘也張湯號為推賢揚善而置狄山於死鄭莊號為推轂上而進東郭咸陽孔僅則帝之所謂得人可知矣或謂帝雖失於賢良之公孫弘猶得於不學之霍光噫真儒不用而世之輕儒者以是藉口儒豈果無益於國哉

汲黯曰大將軍有揖客

或問衛青奮於奴僕而能重揖客之汲直彼公孫弘乃不逮焉何歟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人所以貴於物者義理之心也好善好仁好是正直是曰良心此心不存則惡人之所好好人之所惡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昔者子朱子於破斧之詩謂被堅執銳者亦皆聖人之徒或以為疑朱子曰被堅執銳有聖人之徒服儒衣冠有穿窬之徒蓋有激云爾淮南王安於漢廷諸臣獨憚汲黯衛青其視公孫丞相說之如發蒙振落蓋畏黯以其直畏青以其勇也青雖介胄武夫未嘗學問猶有好賢之誠心故

是以繫朝廷之輕重在唐有張萬福拜陽城曰朝廷有直臣在宋有王德用聞孔道輔卒曰可惜亡一直臣吁孰謂介胄無人哉曰先王而行市人涸轍而廉跖蹻者亦竊儒之名斯可愧矣然則學者何以存是非之良心曰明天理

為博士置弟子五十人

或問博士弟子昉於此乎曰秦博士有諸生儒林傳云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奉常諸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蓋漢初已有之至是五經博士始置弟子以受業焉太常所補功臣表太常張當居擇博士弟子故

不以實是也郡國所察于乘兒寬應郡舉詣博士受業濟南終軍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是也設科射策勸以官禄於是博士所受之徒有試用之法而文學之士盛矣其後蕭望之以令詣太常何武詣博士受業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此其可稱述者昭帝增弟子員滿百人宣帝增倍之元帝設員千人成帝增員三千人蓋五經博士之立發於董仲舒弟子員之置發於公孫弘所謂興太學也或謂以明經開禄利之塗異乎為已之學然而五經有家法孟喜以改師法不用泰恭以增師法見譏訓故是守不

爲鑿說章句是通不爲浮辭經學猶近古也生徒親受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事其師如事君親篤在三之誼非若近世以師弟子之稱爲諛也經無師士無學道誼微而風教薄漢儒可輕議哉或問太常臧其孔子之後歟曰通鑑元朔二年孔臧辭御史大夫乞爲太常與從弟安國綱紀古訓此孔叢子所載也以功臣表考之蓼侯孔聚史記所云孔將軍居左者臧其子也不言孔子之後孔叢之書先儒謂出於東漢似非闕里舊文公卿表元朔三年臧已免太常五年乃有此議當闕所疑

淮南衡山獄

或問分國邑封子弟諸侯之勢已弱曷爲復有淮南衡山之謀曰利者國之蝮螣也孟子謂後義先利不奪不饜故忠臣必廉而廉者必忠邪臣必貪而貪者必邪淮南王安之謀始於太尉田蚡侍中莊助蚡以外戚位三公懷利而貳其心語安以上無太子非王尚誰立者安厚遺之於是輕量大臣無所畏忌矣助爲帷幄近臣與安交結受其賂遺衣冠之盜腹心之蠹而武帝不之察焉淮南首惡衡山合從二獄連引死者數萬貨利之流禍如此建元初董仲舒對策明

辨義利之間謂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爲者矣此清原正本之論杜漸防微之幾也帝能深省斯言則必厲大臣以廉耻律近臣以節行未有義而後其君者同姓有維城盤石之固在位有羔羊素絲之風豈至縱尋斧於葛藟之本根殄戮數萬人若薙氏之芟草哉大學以義爲利此平天下之道惜帝之不早辨也李尋有云淮南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弘等不足言也朝廷無人則爲賊亂所輕蓋黯直諫守節志於爲義弘持祿患失志於爲利朝廷之輕重在義利之趨舍儻令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玉海巻1-151,156-204附刻13種』　請求記号 032.2-0144g2　ガラス使用

武帝以仲舒爲丞相黯爲御史大夫立直不於四達之達自朝廷達于諸侯莫不壹於義折衝厭難勝於無形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得神馬爲歌汲黯曰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

或問汲黯好直諫所諫之事有幾曰外施仁義之對一也廷詰公孫弘二也質責張湯三也言長安令無罪四也諫賢人當死者五也至於神馬爲歌之事按本紀馬出渥洼水中在元鼎四年通鑑書於元狩三年蓋据禮樂志以黯傳攷之渾邪王降後數月黯坐小法免隱於田園者數年渾邪之降在元狩二年故通鑑附此事於三年然史記樂書又合大宛馬歌之事載之以爲中尉汲黯又云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當族按黯爲淮陽太守在元狩五年居淮陽十歲而卒則元封四年也大宛獲馬在太初四年黯卒已六年弘先卒於元狩二年而黯未嘗爲中尉事皆差舛蓋樂書後人所續非史遷之筆也周頌唯言求牟不及祥瑞況一馬之微於盛德成功何取焉黯知作樂之本矣乃若賢才將盡之諫蓋出漢武故事史漢不書夫受言非難從諫爲難武帝於黯之諫能受

而不能從不冠不見貌敬情疏越在外服十年不召骨鯁之臣既去漢廷無人而言路幾塞矣詩曰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置塩鐵官

或問武帝紀書初算緡錢初榷酒酤與春秋初稅畝同所以志變法之始也置塩鐵官不言初何與曰塩鐵之稅始於齊之管仲計口食塩計人用鉄山河之利作俑於此然戰國秦漢之際未盡籠於官也太史公貨殖傳云猗頓用塩起邯鄲郭縱以鉄冶成業卓氏趙人用鉄冶富程鄭亦冶鑄宛孔氏大鼓鑄魯曹邴氏以鉄冶起則富猶在民也文帝縱民得鑄錢冶鉄煮塩吳王擅鄣海澤鄧通專西山而國富刑清登我漢道未嘗開利孔爲民罪梯也武帝窮征遠討兵連費廣經常之賦不足而橫斂起焉張湯倡之東郭孔桑和之而塩鉄之官掌於大農布於郡國其利二十倍於古以地理志攷之塩官三十有六鉄官四十有九昭帝議罷之而不克行元帝嘗罷之而又復置東都屬於郡縣章帝復收之和帝乃詔縱民煮鑄入稅縣官至唐乾元而塩鉄有使矣天下有塩之縣一百五有鉄之縣一百三皆多於漢時作

法於貪敝益甚焉古者名山大澤不以胙恐諸侯顓利以剝民也禹貢青州之鹽梁州之鉄皆以爲貢不以爲賦也在易泰與謙德之大者則曰不富以其鄰小畜德之小者則曰富以其鄰君之近民所謂鄰也富在民則國亦蒙其利富在國則民先受其害武帝用聚斂之臣幹山海而歸於上其德之小者乎故文帝得泰謙之有餘而成殷富之治武帝得小畜之不足而稔虛耗之敝可以監矣

李廣衛青霍去病

或問李廣衛青霍去病三將孰優曰士不可以成敗論也以成敗論士則公議廢矣廉頗以讒棄李牧以讒死而言良將者必稱頗牧千載之下懍懍有生氣此公議之不可泯者也李廣山西宿將老不封侯而豪傑歸之衛霍以后戚進功著沙幕而豪傑輕之太史公列傳謂李將軍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於衛青則曰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於去病則曰亦有天幸未嘗困絶也功可以幸而成名不可以幸而得爵位可以幸而致譏貶不可以幸而免史筆之公即天理之正曾西之不爲管仲也平勃之不如王陵也吾以是觀之雖然大將軍有揖客

猶能敬賢也匈奴未滅無以家爲猶能憂國忘家也衛霍亦豈易得哉此長平冠軍之征伐法言所以猶有取歟

狄山議和親便

或問縉紳之儒守和親介胄之士言征伐論議不能相一也馬邑之謀韓安國與王恢異議不以爲忤今也狄山議和親死一降間不能少容何歟曰易既濟之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武帝擊匈奴既克有功而用張湯違小人勿用之戒矣方其未勝而懼猶能容韓安國之異議及其已勝而驕不能容狄山之忠言君心之敬肆言路之通塞安危存亡之幾也蒼海之置罷赦中國公孫弘爭之渾邪之降從民貰馬汲黯爭之自狄山之死漢廷無直諫之士蓋數戰數勝志已盈而諫不入也齊桓服楚於召陵而輮濤塗見執魏武得荊州而張松見忽唐莊宗自矜取汴而高氏不朝故戰勝非難持勝爲難國有大議博士與有言責一謀不協寘之邊障納之死地銷沮士氣糜爛生民豈但一張湯之罪哉當武帝而言和是爲忘讎民小人之貪功者多不悅當紹興而言和是爲忘讎君子之守義者皆力爭和戎不可以槩論

也帝黷武講言蹈秦覆轍秦亡而漢存以末年之悔過爾若張湯者峻刑而殄民厚斂而殘民殺士而以兵毒民三者伐國之斧斨湯實兼之古所謂民賊也太史公謂湯兇而民不思班固乃稱其推賢有後不列于酷吏亦異乎史遷之直筆矣

義縱爲右內史王溫舒爲中尉

或問史記酷吏傳自郅都至杜周十人其八人出於武帝之世而循吏無一焉何歟曰御衆以寬未聞尚猛也吏以治得民未聞用殺也武帝以張湯爲御史大夫列於三公殺人多者爲能吏相師成風仁厚之

滑幾斬矣太史公作傳上以爲能者四人天子以爲能者二人敢於殘虐謂之能則慈祥愷悌爲不能循良之吏豈復見於斯時乎夫好生惡殺天之心也善有慶不善有殃天之道也周陽由張湯義縱王溫舒減宣皆殃及其身不仁之報其應如響使帝能用董仲舒之言任德不任刑以天之心爲心則福祿施于孫子豈至於后太子公主及孫皆受巫蠱之酷哉故曰爲人君止於仁

少翁欒大公孫卿

或問僊之不可求也決矣武帝之英明而受欺於方

士如嬰兒之未孩易耳目而不知何其愚哉曰帝之心蔽於多欲其始也上嘉唐虞欲與堯舜比隆及其惑於方士乃與齊威宣燕昭秦皇同爲一愚顧命五柞玉盌茂陵長生久視焉在哉方其大欲之熾也五帝三王所未有之疆土所未臣之戎狄奄有率俾猶未爲快盈府庫之財極土木之侈未足以適其意將與天地比壽長有四海之富乘雲馭氣與黃帝俱儻少翁欒大公孫卿之徒亦秦之盧生徐福也始皇不能得於前帝乃欲遇於後晝夜者死生之道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帝號爲表章六經而不知之乎楊雄有

言吾聞伏犧神農殁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谷永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於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惜乎武帝之朝英俊如雲而揚雄谷永之言寂寥無聞也太史公作封禪書曰獲一角獸蓋麟云蓋夜致竈鬼之貌云有司云祠上有光焉聞若有言萬歲云其夜若有光蓬萊諸神若將可得天其報德星云見大人跡云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天旱意乾封乎皆爲疑辭以見怪迂之說似是而非也終之曰然其效可睹矣帝受百罔而不得一眞皆多欲累之

也儻能置汲長孺於左右繩愆格非以理制欲豈有不知天命之蔽哉祈天永命惟曰敬德享國久長惟曰無逸若武帝及唐之玄宗祇以爲萬古之殷監爾

卜式爲御史大夫

或問班固云質直則汲黯卜式之於黯若是班乎曰黯也格帝之非式也中帝之欲猶美玉之與燕石也古者安富未嘗疾之文景節儉上下兼足武帝窮兵侈費始剝下以益上富商大賈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於是造皮幣鑄白金以困抑之算軺車告緡錢以掊取之卜式覩其微指乃上書願輸家之

半以助邊又持錢以給徙民此至巧佞者非質直也公孫弘謂非人情不軼之臣斯言當矣富者貧之母也縱尋斧於根本仁人不爲也富豪匿財而式欲輸財彼此相形興利之臣唾掌而起忿疾富民揣而摧破之置均輸舉蕪并浮食奇羨皆吾赤子欲傾其蓋藏聚之公上法嚴令密罔民而盡其財必使富者皆貧而後止東郭孔桑豪征縷斂是卜式啓之也式之利國者少利身者多既釣享上之名又獵取高位以匈牧之夫居台鳥之列志得意滿始有罷鹽鐵船筭之諫烹弘羊天乃雨之言道寻其原而遏其流培其

根而惡其實曾是以爲質直乎噫汲黯不得在禁闥卜式乃得爲三公武帝知人之哲既有愧而作史者混忠佞於一區亦可歎夫

滅兩越平西南夷置初郡十七

或問武帝攘夷狄闢土地所置初郡可悉數歟曰漢初未定兩越唯有秦三十六郡武帝平南越爲九郡平西南夷爲七郡又分立零陵合爲十七若酒泉武威張掖敦煌朔方則以匈奴地置之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則以朝鮮地置之元朔置蒼海三年而罷此皆初郡也若古有訓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而難任人繼夷率服德有餘而地不足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其有不盡之地者蓋聽四夷居之不勞中國以事外也武帝好大而多欲求神僊肆巡遊其怠荒之失甚矣慘刻之吏進列公卿諂諛之臣競言誕妄其爲任人也衆矣兵釁連乎萬里而怨已盈於黎庶威令行乎四海而情不孚於閨門其末也父子夫婦不相保胡越起於轂下一家之內自爲敵讎而日尋干戈於窮髮之野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所以兆申生之阬帝豈未之思乎詩云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

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聖王之治始於脩身齊家以充其德性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是以土宇之廣大可保也帝既以逸欲虧其性末年悔過遷善僅克有終否則秦之覆車可立俟也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

造太初歷以正月爲歲首

或問通鑑目錄皇極經世太初元年歲次丁丑而漢志太初歷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孟康注云此爲甲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孟康注云此爲甲寅之歲一以爲丁丑一以爲甲寅何歟曰大衍曆議云漢範傳曰歷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閼蒙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巳巳立春七躍俱在營室五度泰顓頊曆元起乙卯漢太初曆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閼蒙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以此攷之太初元年歲在丁丑非甲寅也或曰大衍曆議又云考靈曜命曆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曆庚申元後百十四歲緯所載壬子冬至則其遺術也太初其甲寅元之術歟曰緯書始於哀平間武帝時未有也或曰呂氏謂太初之造史遷實職之今以其書大餘小餘計

之則古曆也非太初也何歟曰班固作志載三統而不載太初故其法無傳焉志謂冬至日月在建星賈逵論太初歷冬至日在牽牛初者牽牛中星也古歷皆在建星建星即斗星也古以建星爲宿今以牽牛爲宿不能不少異也落下閎謂後八百歲此歷差一日然續漢志元和二年太初先天益遠自丁丑至乙酉一百八十九年而已差矣歷未有久而不差者差則必改是以革之象曰治歷明時

李廣利伐宛

或問武帝雄材大畧乃以一馬之玩興伐宛之師何其小歟曰心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昔者西旅獻獒召公訓于武王曰犬馬非其土性不畜又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是以孝文却千里馬而不受矧疲民黷武以求之乎穆以八駿虞以屈產晉以小駟楚以兩肅爽好馬荒亂覆車相踵帝不是鑒而逞雄心勤遠略所欲得者貳師城之馬勞師四歲屈力殫貨無辜之民肝腦塗原野莫之卹也可謂賤民而貴畜矣帝既獲宛馬作爲詩歌薦之郊廟嗟然以爲不世之萬功視秉心塞淵之美衛思無邪之頌魯豈不恧乎威稜震于流沙而中國耗珍怪陳于闕庭而府庫虛龍

媒納于閑厩而卒乘缺其何功之有聖人之兵不得
已而用之雷霆之威時雨之澤也帝之伐宛其得已
而不已者歟匈奴之伐蒜者猶有人貳師之役諫爭
蔑聞故天下之治亂在言路之通塞

遣繡衣直指使者擊東方盜賊

或問武帝之法嚴矣而盜賊蓋繁法不足以弭盜歟
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帝也窮兵而聚斂聚斂而嚴
刑民嗷焉忘其樂生之心棄其身於盜賊非人性之
惡也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而帝之心蔽
於多欲也臧武仲曰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

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而帝之所任者皆民賊也雖使
者擊斷於外斧鉞有盡而姦軌無窮其能禁民為非
乎古之善弭盜者上焉導以禮義之化次焉開其衣
食之原若揚湯止沸草雉而禽獮之斯為下矣夫天
下有可責之吏無可責之民帝之用吏也進苛酷退
柔良先刻剥後牧養民窮而盜固其所也唐太宗與
群臣論止盜之法或請重法禁之太宗曰當去奢省
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自不為盜安
用重法自是路不拾遺外户不閉大哉斯言賢於繡
衣直指之遣遠矣

初榷酒酤

或問酒醪靡穀文帝有詔帝不監于成憲而作法於貪何歟曰酒以成禮流則生禍大禹惡旨酒而疏儀狄易之未濟終以濡首為戒舜酒有誥幾酒有官所以正民德非以浚民財也其罰用豐其尊用禁惟洗湎是懲匪貨利是殖也趙武靈王滅中山酺五日許其群飲猶有節也漢律群飲罰金文帝十六年始令天下大酺景帝中三年以旱禁酤若榷酤則自武帝始鹽鐵論云大夫以心計策國用參以酒榷蓋桑弘羊作是法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昭帝

始元六年罷之令民得以律占租成帝末翟方進復奏賣酒酵之議王莽時義和引詩無酒酤我謂承平之世酒酤在官論語酤酒不食謂當周衰亂酒酤在民其餚經文姦至此於是開盧以釀後漢又罷之陳文帝復行之至唐德宗以助軍費遂為千載不易之法開利源以壞民俗弘羊實為之古有化民以德義未聞導民以搖泆也以是理財其可謂正辭禁非乎

罷方士　不復出車

或曰夫子定書列秦誓於百篇之末武帝之悔過亦可與秦穆並稱歟曰在易損益之象懲忿如摧山窒

欲如壅澤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央君子所難而人君能之此成湯之改過不吝也秦穆祢敗於殽過而知悔悔而不能改彭衙再敗又有濟河之役春秋書秦人伐晉以責之若武帝知神仙之虛誕而斥方士之妄知征伐之勞費而罷輪臺之田於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實用其功舊愆既更新德益茂又過於秦穆矣文中子稱其有志於道雖多欲橫流而本心不泯其視聞祈招之詩而獲沒於秖宮者可以無愧人欲盡而天理還蓋庶幾於克已之學嘗謂登單于臺自將待邊不足以為勇而末年之從義乃大勇也

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受遺詔輔少主

或曰司馬公謂武帝顧託得人其然乎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昔者成王顧命太保奭畢公毛公皆三公也居三公之位不足以託六尺之孤焉用相為哉武帝之末田千秋為相而受遺則光日磾桀弘羊以御史大夫亦拜則內而千秋不得預焉光日磾之謹密可以託孤矣上官桀能臨大節而不可奪乎用賢而以小人參焉亂之此也桀弘羊實為之便辟側媚之呂禁蒲雜厲[illegible]於此而闇於彼私意汨之也其後[illegible]

帝以史高蕭望之周堪受遺正
漢之世丞相為具臣權在將軍
梁以顓恣柄此武帝詒謀之失
聽冢宰必監于殷周成憲以輔後嗣漢家制度何
焉

通鑑答問卷四

通鑑答問卷五

淩儀王應麟伯厚甫

昭帝

遣使祠鳳皇于東海

或問臧文仲祀爰居孔子以爲不知孝昭祠鳳皇可
謂知乎曰鳳皇在少皞氏見于傳在舜載于書在成
王詠于詩未聞以爲瑞而夸耀之也漢史書鳳皇自
孝昭始帝在位三年矣有星孛于東方未聞其戒懼
也冬無氷未聞其銷弭也星又孛于西北未聞其脩
省也黃鵠下建章而公卿上壽鳳皇集東海而遣使

往祠春秋書菑異而不書祥瑞帝豈未之知乎成王幼冲嗣服祈天永命惟敬厥德畏天以自儆非恃天以自矜也孝昭纘國纔十三年雖曰通保傅傳孝經論語尚書而大臣無格心之業諸儒無陳善之助明哲過于成王壽考乃不逮焉其責蓋有在矣故人君之進德人臣之輔治不可以無學

詔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

或問賢良文學與公卿共議自此始歟曰公議之屈伸世道之否泰繫焉公議達于上則爲泰公議礙于下則爲否盤庚命衆悉至于庭無敢伏小人之攸箴

周司寇掌外朝之政致萬民而詢焉士傳言庶人謗皆有言責此聖王所以通天下之志也漢之有議猶爲近古自高帝十二年始詔諸侯王議其後丞相列侯宗室大臣吏二千石下及博士議郎皆得預議若賢良文學之士登進在庭與丞相御史辨難蓋自始元六年始考昭初政所問者民之疾苦教化之要可謂知所先務矣當時民之疾苦莫甚於聚斂教化之要莫急於仁義賢良唐生文學萬生之徒六十餘人對以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漢朝公卿少知治體庶乎施苛征以寥民瘼開義

路以厚民俗而車丞相括囊持祿桑大夫放利怙權讜言私說如納鑒之難入佩劒之相笑雖罷榷酤以塞責而鹽鐵均輸之法未之有改千秋弘羊不足責也任是責者非霍將軍乎易之剥始於下其象曰上以厚下安宅所以救剥也弘羊剥下之蠹極矣小人剥廬誅戮及之以利爲利蓄害並至大學之戒深矣賢良文學之言不行於始元而論議垂不朽誦之猶使人興起一時之屈千載之伸故曰公議與天地相終始

大將軍霍光刑罰嚴

或問霍光輔少立不行寬大之政而務爲嚴刻其不學之敝歟曰寬則得衆嚴刑非所以爲治也武帝之罔嘗密矣而姦軌不勝守成之君方在冲孺當迪之以仁厚不宜導之以刑罰燕蓋上官之誅有風霆而無雨露一桑遷之逋竄暨者以赦除罪而廷尉少府左馮翊皆坐重瀆杜延年奏記謂閒者民頗言獄深吏爲峻詆則持刑之嚴可見矣伊尹詰太甲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周公戒成王曰其勿誤于庶獄光居伊周之任不以伊周之心爲心何以養君德壽國脉乎昌邑之廢誅其羣臣二百餘人光之忮心若此所

以殄厥世也且光擢用安世延年抑以張湯杜周之子歟二人寬和能蓋厥父之愆張杜有後霍氏殲焉寬嚴之報時乃天道可不謹哉

侍御史嚴延年刻奏大將軍光擅廢立或問呂成公謂大哉延年之奏也夷齊之後一人而已然則霍光非歟曰君臣之典叙於天萬世不可易也伊尹放太甲而孟子謂有伊尹之志則可霍光廢昌邑君子亦曰有霍光之志則可無伊霍之志則視君不如奕棋者肆其罔極君臣之大倫歟矣光以大義黜昏立明公於天下非私意也忠於社稷無邪心也延年猶言其罪而朝廷加肅大將軍之威屈於一御史立萬世名義之大閑亦夷齊扣馬之心焉權置反易天常若魏司馬師廢齊王吳孫綝廢會稽王蓋以光爲口實而范粲桓彝守死無貳正君臣之分以明春秋之法亂臣賊子庶有懼乎以此坊民王彪之於海西之廢乃取霍光傳定禮儀以黨賊温閻粲彝之風亦少愧哉沙隨程氏曰延年女羅紈爲昌邑王賀妻生子女持纓漢人風俗之厚故不以爲嫌然此不足以疵延年也延年之弟彭祖學春秋延年爲古人之所難其講聞聖經之義歟

蔡義爲丞相

或曰宰相任天下之重必選天下之望自大將軍光持國柄丞相取充位田千秋謹厚自守猶曰武帝所命也繼以王訢録録無聞若柁敞蔡義皆給事大將軍莫府者相乎相乎諭合苟容而已乎曰漢相之輕久矣權在近臣則公孫弘受其詰難權在九卿則石慶無所關決若公孫賀涕泣不受印綬全身免戾者鮮矣鼎足之折良咎之隨何有乎經綸之業霍氏之盛太阿在手百官事其奴隸視丞相如庸人主之職而爲大將軍之私臣訢敞義之徒如腊如韋如

河中木汎汎東西徒曰易制云爾其後宦者弄權則如玄成如衡外戚擅國則如禹如光竊相之名備負尸禄紀綱之壞威福之移曰非我責也漢以是亂亡追及東都鄧夫患失師師非度鄧虞之附竇胡廣之媚梁冀捧土揭木賓諸百官之上不耻也其失在將相之權分噫三代政出於一而將即相之任兩漢政出於二而相爲將之役以霍光之忠猶不免於專亦可歎夫

宣帝

大將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受

或曰光之歸政其有明農之志歟帝之謙讓其有公無困我之誠歟曰泰之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此大臣事君之法也霍光克果斷而無含容遺遐遠而昵朋比非決於退者也廢賀立宣可謂馮河之勇吏民當見露索挾持蕭望之不從遂棄不用包荒之量安在儒生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其能不遐遺乎子及兄孫爲中即將領胡越兵兩壻爲東西宮衛尉兵柄萃於一家謂之朋亡可乎光果欲歸政鑒穰侯之覆轍追子房之高風避權遠勢翩然引去子孫嫻戚悉辭宿衛庶可免於陰盛亢陽之疑而光不能也帝自在民間聞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今也謙讓不受以優禮之諸事闚白以尊崇之帝之疑忌益甚矣吝權以養威邪謀以速禍此光所以墜厥宗也然帝亦有過焉鄭莊長叔段之惡祭仲言之不聽公子呂子封言之不聽帝亦縱霍氏之驕張敞言之不納徐福言之不納非愛之也梅子真云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嘗謂光爲不智宣帝爲不仁

夏侯勝曰武帝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

或問廟樂之制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祖一而已始受命也宗無豫數待有德也漢高帝爲太祖若周之后稷孝文爲太宗若周之文王孝宣又尊孝武爲世宗若周之武王其樂舞則高廟曰武德孝文廟曰盛德此其制也然則夏侯勝何以謂武帝無德澤於民曰宗必有德武帝却戎狄闢疆宇而海內虛耗户口減半故曰無德澤也漢法雖嚴而昌言讜論之臣凜凜不可奪勝可謂直矣自唐而後繼體之君未有不稱宗不以德也增七廟爲九廟而親盡迭毀之禮廢諸儒之議豈有如勝者乎前輩謂宜

帝時有大議論三嚴延年以不道劾大將軍夏侯勝言武帝不宜立廟樂有司議故太子曰尸皆後世所不能及我思古人誰其嗣之

魏相因許廣漢奏封事

或曰魏相陳春秋世卿之戒欲損奪霍氏之權其慮遠矣乃因許伯奏封事何歟曰在易之姤一陰始生五龍天矯於上而不能制嬴豕蹢躅之孚聖人是以有繫于金柅之戒魏相學易者也柄臣之蘖未除外戚之萌將長正學以言何患不從昔商鞅因景監而趙良寒心以相之賢而詭遇求獲其能引君當道乎

既因許伯奏封事復因之白去副封及上書諫擊匈奴又曰顧與平昌樂昌平恩侯詳議急於行其言而不由其道過土于巷而明夷入于左腹異日之憂方大也漢之禍成於外戚誰生厲階非相之責歟孔孟濟時之志切矣謂媚竈獲罪於天枉尺直尋不可爲盖進以正可以正邦若相之所行可謂正乎宣帝號爲檃機周密而威福之柄潛移於外戚許伯白使弟舜監護太子家帝聞疏廣之對而相謝以非臣等所能及則相不敢違許伯矣黃霸爲相薦史高可太尉詔責以越職則霸亦欲附史高矣戚黨重而相權輕

寢霜於宣堅冰於成非一朝一夕之故魏相不能救其源劉向梅福猶欲遏其流何異一簣之障江河哉

五日一聽事

或曰五日一聽事昉於此歟曰周宮師氏注云王日視朝於路寢門外司士注云王日視朝於路門外之位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一日二日萬幾不可斯須怠也古者昧爽丕顯坐以待旦蟲飛而會盈日出而視朝朝退而路寢聽政日中而考政夕而斜慶天刑日入而絜奠盛不敢一息自暇自逸五日一見公卿其不曠天工違時幾乎此漢制之不如

古也自武帝游宴後庭諸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迨
宣帝時中書令僕弘恭石顯始用事公卿之進見益
疏奄寺之委任益親自是賢臣遠而近習熾傳曰一
日不朝其閒容刀萧周困於弘石豈非宣帝開基之
失歟厲精為治若可喜也昏極靡共君子懼焉感宦
豎竊弄退而外戚專漢之亡也忽
焉泰之九三有艱貞之戒魏相言易陰陽亦知乎陂
往復之幾乎是故以日視朝親君子之時多親近習
之時少世道可常泰也

大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

或曰吏治必久而後成歟曰文中子見牧守屢易謂
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三代之興邦家有社
稷焉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無定
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
也已荅曰秦罷侯置守漢興郡國參錯曹參相齊九
年田叔守漢中十餘年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
相望莫有苟且之意武帝時司隸部刺史察効漸苛
然汲黯治淮陽猶十歲宣帝懲數易之弊張敞為京
兆九歲黃霸為潁川八年龔遂為渤海數年王成以
異等賜爵增秩朱邑以治行入為列卿蕭望之自平

原爲少府復試三輔趙廣漢於京兆尹翁歸於扶風韓延壽於馮翊蒲歲然後爲真其良民吏有童効事留中會赦壹解有尊重難危之勢無威權素奪之憂循吏傳六人其四人在宣帝之世斯久任之效也不寧唯是魏相爲丞相九年丙吉爲御史大夫八年任三公如此其久杜延年爲太僕十五年于定國爲廷尉十七年任九卿如此其久是以綜核名實考試功能皆得以盡其才稱其職列郡國守相豈有單辭轉易送迎煩費者哉子產爲政三年而民誦子路拂有比及三年可使有勇足民速成不若美成治道無以

或曰路溫舒傳宣帝初即位上書言尚德緩刑通鑑載於地節二年何歟曰溫舒之書曰初登至尊蓋在即位之初刑法志云宣帝即位溫舒上疏上深愍焉下詔置廷平帝紀地節三年初置廷尉平故通鑑載溫舒上書於是年也或曰志云於是選于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之屬非置廷尉平之年也黃霸傳云宣帝即位聞霸持法平召以為廷尉正通鑑載於本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玉海巻1-151,156-204附刻13種』　請求記号 032.2-0144g2　ガラス使用

元帝皆與志異何歟曰定國爲法尉已三年薨爲正不爲平與志之誤也曰志云若武帝亦周寢密宣帝自在閭閻知其若此與黃霸傳云自武帝亦周法深昭帝幼霍光秉政上官桀等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群下繇是俗變上嚴蕭以爲能宣帝在民閒知百姓苦變急然則秦有十失其一尚存非獨武帝之過亦霍光之過歟曰政有因有革武帝用霍光因而不革繩下益峻不可謂知時務之要宣帝好觀申子君臣篇所用多文法變忠厚之澤馬志謂獄刑號爲平矣號云者名然而實否也霍光不務德教而務刑罰既失於前重以魏相之施行於後蕭漢之誅相實爲之能稱上意不能正君心大臣輔德之責未盡乃取文王之罔攸兼者而師鄭之此鄭昌所謂理其末也以刑名繩下以法律爲詩書商之治體可見精神雖強元氣已索不待優游不斷之主而漢業之衰已兆矣然則正其本當何如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遵之以德齊之以禮是謂能省刑本

減天下鹽賈

臣曰鹽賈之貴莫甚於東郭孔桑歟曰漕子海王之

當計口裁鹽渠展之衰得成金萬斤景公設祈望之守無有遠東之憂非始於漢也漢膠東魯國食鹽取給鄰郡猶未遍利盡取也東南負海之郡唯會稽之海鹽置官措有遺利在民也至是減其價以便民食其後平當言勃海鹽池宜勿禁以救民急猶以鄰民怨咎不顯於谷國也漢之鹽價史策不書唐天寶至德間每斗十錢乾元元年第五琦加百錢貞元四年江淮斗增二百為錢三百一十後復增六十河中兩池斗為錢三百七十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有以穀數斗易鹽一升順宗減江淮鹽價斗二百五十河中兩池斗錢三百然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其法視漢益密矣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周官掌其祭祀賓客膳羞而已無與於民食也漢文之弛山澤不得見地節之詔其有仁民之心乎

宋疇議鳳皇賦

或曰元康元年之詔始言嘉瑞帝之驕色見矣宋疇議鳳皇未至京師不足美其至也可以為美歟曰自疇之貶箴諫塞而諛悅勝爭言祥瑞以中其欲鳳皇下郡國凡五十餘所集京師者二集長樂宮東闕者一非果有德以致之也帝嘗為校名實黃霸議以鸞

雀為神雀無異野鳥之為鸞高上之所好歟偽從之類
川之鳳蓋可知矣樂緯云五鳳皆五色為瑞者一為
鸞者四章帝末鳳皇百四十九見何敝以為羽孽然
則糧異物以文太平直臣之所懼何足美哉動色於
小慶惕耳於忠言徹戒無虞寅畏自度之言哉聞也
遣諫大夫王褒求金馬碧鷄之神此豈諫臣之職乎
蕭望之奏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亦坐左遷是以災異
為譴也奏水旱風雨之變一魏相而止耳夫瑞不于
物于其人蓋寬饒不容二跋王吉劉去鴻鵠高翔遠
翬羅於九霄之表鳳乎其肯覽德輝而下來乎

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
或曰趙充國謂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置屬國以
處降羌一時之利後世之害段頌曰先零作寇充國
徙令居內始服終叛至今為鯁西羌之患橫流於東
漢至晉而滔天矣充國徙羌其可為後法乎曰以地
理志攷之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始置今蘭會湟鄯
河州積石軍之地自武帝西逐諸羌渡河湟築令居
塞置護羌校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神爵二年
金城置破羌允街二縣蓋處降羌之地羌在湟河之
南而漢地在湟河之北謂之屬國存其國號而屬漢

朝置都尉以主降者然羌之爲患非自屬國始也自王莽末西羌寇邊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爲羌有建武中隴西太守馬援破先零降之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永平中竇固馬武擊滇吾降之徙置三輔時建都河洛關中空虛於是羌虜始熾陸梁涼雍蹂躪涇隴來如風雨去如絕弦段頻奮熊羆之勇殄殲無遺育寇難畧定漢祚亦衰西晉之亂姚氏以羌種居扶風遂與胡羯並據中華其失自東漢徙於三輔始或以充國遷先零內地爲非又謂得之於屯田失之於屬國不知金城非內地也不得不爲充國辯

蓋寬饒奏封事

或曰寬饒之直似汲黯孝武能容黯而孝宣不容寬饒何歟曰於傳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故忠諫之士不難於萬乘之君而難於帷闥之臣劉陶死於漢孟昭圖死於唐皆庸闇之主也孝宣之英明而仇直言戮正士無異於庸闇寬饒非忤孝宣也忤恭顯也二豎以明習法令典樞機駿駿竊福威之柄寬饒刑餘周召法律詩書之語切中膏肓二豎所深忌執金吾之議朋姦迷國者也寬饒既不免而殺蕭望之張猛京房之兆已形矣詩曰如彼

雨雪先集維霰二疏王吉見幾而作懼昏椓之禍也
先王求哲人以輔後嗣昭令德以示子孫孝宣學穀
梁春秋而違不近刑人之戒自謂雜霸道而齊桓寵
之失躬自蹈之豈所以乖裕後昆乎戰國之
維之說謂便辟左右得之於內則大臣爲之
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內刑餘之在斯
曰日之光者數太玄曰月關其搏不如開
曰明始迟也孝宣之治如旣望之月其明
猶在相位而無正君之學惜哉
丙吉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上稱吉爲知人

或曰丙吉薦延年定國可謂知人矣萬年賂遺外戚
許史傾家自盡尤事樂陵侯史高丙吉病中二年石
上謁問疾遺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乃
歸然則吉悅萬年之佞而薦之焉得爲知人曰孔子
云遠佞人甚矣佞人之難遠也魏勃之掃門而曹參
賢之張湯之造請不避寒暑而公孫弘稱之躁競者
入青雲恬靖者委泥塗風俗日壞世道益汙濁故
佞人之惑與鄭聲同非劉明之賢孰能遠之蓋司馬
無許史之屬則罹大戮陳萬年有許史之援則明
公孝宣之政大畧可睹丙吉號爲賢相猶愛巧婿而

樂趨附若蕭望之以禮節倨慢之憾不能如祁奚之稱解狐也吉尚得爲知人乎哉詹張九齡亦名相也喜蕭誠之軟美而憚嚴挺之之苦勁況不如九齡者乎堯舜畏巧言難任人周公戒成王勿以憸人懼其易溺也陳萬年諂丙吉而竊高位垂沒又以教其子是使人之根滋蔓無窮末流波蕩爲孔光之諂董賢王莽而漢鼎遂移故曰使人殆

匈奴款塞請朝 劉向諫僭慶失序以亂天常非禮或曰荀悅謂蕭望之之議是也然則丞相御史之議是歟曰春秋公會戎于潛胡又定公傳曰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內中國外四夷者王道之用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綵之奉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諸夏位矦王之上其禮不可行也以羌胡而居塞內朔猶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荀悅之論合乎春秋矣或曰甘露三年呼韓邪來朝龍駕帝服鳴鍾傳鼓於清渭之上南面而朝單于朔易無復匹馬之蹤漢之極盛也時王政君已在太子宮是歲成帝生漢之亡始於此其消息盈虛之運歟曰否之九五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大傳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故盛之極衰之萌

也儆戒無虞聖人謹焉桓公七年始霸會諸侯于鄄十四年陳完自陳來奔慕齊者已在齊矣渭橋之謁人皆以爲漢喜甲館畫堂實兆新都可不懼哉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晉范文子欲釋楚以爲外懼蕭魚之會魏絳有居安思危之規漢廷無直言骨鯁之臣玩其所喜忽其所懼漢之憂不在匈奴而在宮闈不知芭桑之戒故也大過受之以坎既濟終於未濟作易者其知幾乎

元帝

貢禹爲諫大夫言節儉

或曰文帝以節儉而昌元帝以節儉而衰儉不足尚歟曰君道有要辨君子小人而已甚矣元帝之似唐文宗也劉蕡對策曰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熾黎元日困者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者史高也蕡之言所以規文宗也元帝所以失操柄者史高秉政於外恭顯竊權於中戚宦縱從讒邪用事此宣帝授任之失國柄不歸於忠賢元帝不知君子小人之辨善善不能保而君子之道消惡惡不能去而小人之道長細行之脩飾庶事之紛更何取焉君德剛

則明柔則闇史謂元帝優游不斷劉更生亦云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所謂不斷者史高恭顯如山之難拔也殺望之猛黜堪更生何其果斷也當斷不斷不當斷而斷同歸于亂無剛明之資有柔闇之累焉往而不悖哉司馬公譏貢禹不能責難補短禹也患失之鄙夫也石顯既殺望之恐學士姍己乃致意於禹深自結納自九卿至御史大夫顯之薦也主瘠瑣爲無義無命使刑臣禮於士滅堅羞之禹比之匪人名節掃地矣一時遺臭千載尚何望其責難哉宋璟不與思勗交言李勗恥爲承璀薦引視貢禹猶

糞土也

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爲下獄

或曰文帝初立明習國家事朝而問丞相一歲決獄幾何元帝乃不省召致廷尉爲下獄何其闇歟曰古之教太子必講明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體用一貫本末一理始於格物致知非尋章摘句而已漢世輔翼亡具智囊爲家令所親非端士博望延賓客所習非正道元帝之傅可稱者疏廣受蕭望之三人十二通論語孝經又七年授論語禮服非不好儒也而君道政體未之講也彔仁之性發強不足善

忘之疾神采益昏王襄等之虞侍朝夕讀誦奇文未嘗積思經訓也喜甘泉洞簫頌不過琱篆小技未嘗屬耳規諫也宣帝家庭訓告謂俗儒不達時宜未嘗選真儒以開導其未至也一旦嗣服忠良憸邪雜糅混殽冥然莫知所寄閹寺弄權玩之掌股周公戒成王曰其勿誤于庶獄矧大臣之受辱其可誤哉然豈獨元帝之過旁求俊彥啓迪後人此非宣帝之責乎望之堪更生同心輔政恭顯誣爲朋黨繫之免之視如草芥君子周而不比群而不黨自古小人之害君子未聞加以朋黨之名也爲此說自恭顯始善類盡去人主孤立一言喪邦千載流禍自漢迄唐空其同無君子淪胥以亡朋黨之說實啓之噫非乾剛夬決孰能扶正論破姦言哉

蕭望之

或問蕭望之知元帝不可與有爲而輔之不能去邪臣而受其禍其失焉在曰晉文公問胥臣欲使陽處父傅太子謹胥臣曰是在謹也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可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爲春秋書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傳曰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閽下閽則上聾且閽且聾無以相通夫陽處父之剛而使之

傳太子其後言中軍易帥而襄公泄之處父所以召殘賊之禍春秋書襄公殺之失身害成君臣皆有責焉望之剛似處父免御史大夫爲太子傅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太子名爲好儒而絲竹鼓鼙之好已蕩其心未嘗聞大道至論以變其氣質柔不能強愚不能明也望之有愧於疏廣之見幾矣作其即位無能改於其德未知臧否未別忠邪而遽白罷中書宦官謀疎機淺以蹈處父之禍帝於召致廷尉猶不省望之子伋乃上書訟前事古之人量而後入信而後諫納約自牖因其明而導之也不明者可與言哉望之既

厨印綬盍亦趣然高舉待君之一寤也刑餘爲周召自宣帝時典樞機其植根固大臣充位已久欲亟圖之難矣在易之豫以九四剛陽之臣承六五柔弱之君是爲危疑之地聖人處之之道曰勿疑朋盍簪惟至誠求助而已望之使子上書非誠也同心惟堪更生二人其助寡矣焉能有濟乎雖然望之正色立於朝不與邪臣並處庶幾古大臣之節矣

上以朝日引見丞相責以職事

或曰元帝之世政在中書宦官丞相具臣也言者以災害歸咎大臣何歟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玉海巻1-151,156-204附刻13種』　請求記号 032.2-0144g2　ガラス使用

得其職當去其位居其位不當諉其責于定國爲相九年矣腊韋苟容於史高恭顯之間師傅之死忠賢之逐無所諫正陰陽錯謬黎庶流離非大臣之責而誰責乎然而典樞機之臣公議坌湧福威在手睨君若委裘帝不之責而獨以詔條責大臣何明於此而闇於彼乎定國受責而不知退及春霜夏寒日青無光復以詔條責而後自劾不亦晚乎蓋石顯以定國易制使之尸相位當時奄寺之勢如燎方揚惟頓顙無耻可以久居鼎軸之任不得已而去安車駟馬寵光赫奕以爲具臣之勸信乎自尊堂不可爲容容多後禍

也定國爲廷尉趙蓋韓樂之死不能如張釋之守法力爭其患失有素相業不競於斯見矣雖然咸殷之隨可咎過涉之凶无咎爲定國而幸未若爲蕭望之而不幸也定國如石慶望之如汲黯漢相若慶定國雖累千百無繫於治亂若黯望之皆社稷之衛風節凜凜千載有生氣彼相何足數哉

諸葛豐　賈捐之

或曰諸葛豐數稱周堪張猛之美又上書告堪猛罪賈捐之數短石顯又爲薦顯奏稱譽其美何其無特操歟曰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諸葛豐以之孟子曰

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賈捐之以之益剛必養之以學才必持之以德豐名爲特立剛直効外屬許章似不畏彊禦然於堪猛昔譽今毀則失其操守矣捐之下筆言語妙天下議棄珠厓有乃祖餘風然於石顯乍佞乍賢則沒於權利矣豐之過小捐之之過大當斯時也邪正雜糅忠讒並進二臣以好惡之私亂是非之實厥罪惟鈞是故君子小人之分爲君爲臣皆不可以不明辨在楚則烏可鵲矣在秦則鹿可馬矣眞僞未易覈也齊威之霸不在阿即墨之斷而在毀譽者之刑惟至明而已堪猛之忠石顯之邪不待明者而後知二臣反易白黑讒嗜其君元帝心昏耳目塞退堪猛若墜之淵石顯終其身不去以忠爲邪以邪爲忠自中見沫明夷入于左腹未之或知也虞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舉十六相去四凶天命天討之公也元帝若能知是雖百豐捐之其能蔽乎

石顯筦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

或問中書樞機之任尚書喉舌之官漢皆用宦者何以清治原通下情歟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董子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夫官名不正則萬事不得其正君心不正而能正朝廷百官者未

之有也古者天子左右之臣罔匪吉士不以憸人間之閽寺統于冢宰奄之位止於上士内臣不敢捄外朝私昵不敢干公議此聖王所以紀綱正而天下定也自漢武游宴内庭始命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宣帝時恭顯因以擅權中書在周爲内史尚書在虞爲納言其職至重而漢之用人至輕以閨閫埽除之隸簸弄朝綱賊害諫輔威柄旁落而不悟危亂已形而不知至元帝極矣周堪領尚書事堪默默不去固未識行古之常伯也乃因石顯奏事堪默默不去固未識行藏之誼然武宣之敝化未改太阿之倒持難收堪亦末如之何蕭望之猶不能正況堪乎自時厥後宦職益紊成帝罷中書宦者置尚書更用士人東漢不任三公事歸臺閣而尚書爲政本矣中書自成帝改爲中謁者令魏曰中書監令謝靈運赫而政自中書出矣隸唐則中書尚書兩令並爲上相原其建官之初皆漢宦者爲之名之不正莫甚焉元魏侍中最重而政在門下其後列爲三省雖然以閑睢麟趾之意行周官之法度必自正君心始

京房

或曰京房學易而不知淺恒貞凶之戒其未達易之

理欤曰邵子有言夫易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闢之於未然及其消也闔之於未然一消一長一闢一闔渾然無迹又曰聖人重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宦官之用事在宣帝時為一陰之垢當防而不防至元帝時為五陰之剥小人長君子消不利有攸往而京房猶欲救之房之學長於易之災變得其數而不明其理一旦欲去臯之堪猛所不能去之疾其始召見也奏考功課吏法可以遏惡揚善否乎不量其君之不明而求其說之必行且石顯氣燄已成生殺在手視元帝之庸闇如木偶在優師之堂握雲霓來御日月無光猶曰蒙氣之不解何見之晚也元帝謂臨亂之君　賢其臣本心之明未泯謂房曰已論非不知其姦也顯入左腹益深房以過涉滅頂何歟曰帝非不欲去顯也不可去也陰凝冰堅根深黨盛如穴墉之狐不可灌傅咽之癭不可割不防之於未然至是難復制矣臣不密則失身房乃漏言於傾巧之張博而外交淮陽其能免正先之既乎聖賢非無救時行道之心舍之則藏不遇則去在遯則小利貞不能大正也在晉則罔孚裕無咎不求必信也房疾邪而欲大正之罔孚而不寬裕自守焉得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玉海巻1-151, 156-204附刻13種』　請求記号 032.2-0144g2　ガラス使用

匡衡

或曰西漢諸儒自董仲舒之後唯匡衡之言純正溫雅然而持禄保位被阿諛之譏與張禹孔光無異何歟曰脩辭立其誠聽其言而觀其行辭與誠一言與行一謂之君子董仲舒所以度越諸子者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也匡衡因史高之薦而登於朝觀遠臣以其所主始進不以正緣飾經術溢于文辭不足觀已衡雖善說詩其視轅固申公之守儒猶荃芽之殊也衡之言曰治天下者審所上又曰治性之道必

審已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皆儒者之至論若別白忠邪無片言之及元帝之失在於無斷亦不切剴箴儆以格其非傳謂畏石顯不敢失其意王尊劾以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則焉用彼相乎噫木彊之絳侯能折諸呂之難少文之王陵能守白馬之約無術學之申屠嘉能摧抑芙臣之慢若儒者之得政自公孫弘蔡義韋賢玄成及衡禹光之徒口道先王語以媒爵位爲具臣爲盜儒是經自經人自人學問議論與操履判然爲二物也漢之政始自宦者出終自外戚出安得真儒而用之哉

通鑑答問卷第五

道光庚寅歲武原馬氏漢唐齋收藏書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玉海巻1-151,156-204附刻13種』　請求記号 032.2-0144g2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玉海巻1-151,156-204附刻13種』　請求記号 032.2-0144g2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玉海巻1-151,156-204附刻13種』　請求記号 032.2-0144g2　ガラス使用